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黄觉弘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56)

摘要: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关键词:石介;孙复;《春秋说》;《春秋尊王发微》

中图分类号:G256;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4-0015-06

一、石介《春秋说》及其佚文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曾讲学徂徕山下,时人称徂徕先生,事迹详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宋史·儒林传二》《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以及陈植锷《石介事迹著作编年》。^[1]石介著述,有《易解》五卷、《易口义》十卷、《唐鉴》五卷、《三朝圣政录》若干卷,均已亡佚。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陈植锷点校的《徂徕石先生文集》是今所见收集石介著述最为完备的本子。石介是宋初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孙复、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黄震说:“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翁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2](253)}《宋元学案》亦秉承是说,推崇三先生导夫先路之功。^{[3](73)}今之论者对石介其人其学虽多有探究,但对于石介《春秋》学则鲜有涉及,笔者所见对此问题论述较为深入者唯有冯晓庭《宋初经学发展述论》有关部分。石介是孙复弟子,孙复是宋初《春秋》学的关键人物。孙复认为《春秋》与《易》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4](223)}其《春秋尊王发微》向来被视为宋代《春秋》学的代表作。石介曾

自言:“予向以《春秋》授诸生。”^{[4](82)}可见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石介亦绍继师说,认为《春秋》“扶世而佑民,亦万世常行不易之道也。”^{[4](81)}将《春秋》与《周礼》视为经世之“二大典”,对其功能推崇备至:

《周礼》、《春秋》,万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呜呼!《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执二大典以兴尧、舜、三代之治,如运诸掌。后人无人行之者,悲夫!^{[4](77)}

石介撰有《春秋说》一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七九云:“石氏介《春秋说》。”注曰:“未见。”^{[5](925)}由于此书不见《宋史》本传及宋元史志,故多为论者忽略,偶见论说者,亦多有不明处。如冯晓庭说:

就宋元史籍与文献资料绝无有关《春秋说》记载的情况看来,石介的《春秋说》如果不是流传有限、早已亡佚,很有可能就是一部不曾单独传世、收录于文集之中的单篇文章或笔记式的不完整作品。……既然《春秋说》并非早已亡佚,为什么宋元史籍目录均未提及,而直到朱彝尊《经义考》才有著录?笔者以为,这也许是因为石介的《春秋说》只是一篇笔记形式的文章,各家目录按例不收录单篇文章,所以皆不著录,到了朱彝尊为求遍载所有经说,不分专著或者单篇文章,尽皆收录于《经义考》中,因此才被初次

收稿日期:2009-12-1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唐宋《春秋》佚说研究”(20080431111)

作者简介:黄觉弘(1970-),男,湖北石首人,文学博士,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春秋》学。

登载。[6](189-190)

文中这些说法即颇有误讹。宋元文献资料中并非“绝无有关《春秋说》记载”，如程端学《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即著录：“祖徕石氏介守道《说》。”[7](6)可见《春秋说》是石介一部单独完整的著作，曾有单行本流传于世，为程端学著录征引，并非至朱彝尊《经义考》“才被初次登载”。

《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曾辑录石介《春秋》说十条，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附录一《佚文》、新近所出《全宋文》[8]第二十九册所载《石介集》均据《宋元学案》录此《春秋》说十条。今之论石介《春秋》学者亦皆据此十条为说，认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就成了我们讨论石介《春秋》学的唯一凭借。”[6](189)然笔者考宋元《春秋》著述如张洽《春秋集注》[9]、黄震《黄氏日抄》卷七至卷十三《读春秋》、吕大圭《吕氏春秋或问》[10]、吴澄《春秋纂言》[11]、陈深《读春秋编》[12]、程端学《春秋本义》、《程氏春秋或问》[13]、郑玉《春秋阙疑》[14]、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15]等书皆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皆指石介。兹举数例证明之。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于野井。《春秋集注》卷九引“石氏曰”、《春秋纂言》卷十引“石氏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六引“石氏曰”文辞全同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16]卷三十二所引“石氏介曰”，可见《春秋集注》、《春秋纂言》、《春秋胡传附录纂疏》诸书所引“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又如襄公十年，夏五月甲午，遂灭偃阳。《黄氏日抄》卷十一引“石氏曰”，文辞全同俞汝言《春秋平义》[17]卷九所引“石介”之说，可见《黄氏日抄》所引“石氏曰”即石介之说。又如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吕氏春秋或问》卷十六引“石氏曰”与《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九引“石氏曰”、《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二十二引“石氏介曰”文辞全同，可见《吕氏春秋或问》所引“石氏曰”出自石介。又如宣公十四年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读春秋编》卷七引“石氏曰”文辞全同《春秋纂言》卷七引“石氏曰”，可见《读春秋编》所引“石氏曰”亦出石介。又如隐公元年论始隐，《程氏春秋或问》卷一引“石氏曰”文辞全同《黄氏日抄》卷七引“徂徕石氏介曰”，可见《程氏春秋或问》所引“石氏曰”亦出石介。又如定公五年夏，归粟于蔡。《春秋本义》卷二十七引“石氏曰”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三十四引“石氏介曰”文辞全同，可见《春秋本义》所引“石氏曰”指石介之说。又如襄公七年，小邾子来朝。《春秋阙疑》卷十四引“石氏曰”文辞全同《吕氏春秋或问》卷十一所引“石氏曰”，可见《春秋阙疑》所引“石氏曰”亦出石介。凡上综合证述，诸书所引“石氏曰”皆指石介之说。由

于《春秋说》是石介唯一的《春秋》学著述，因此诸书所引石介这些《春秋》说应该都是出自这部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笔者综加辑考，得石介《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较《宋元学案》卷二所录十条增广八倍有奇。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弥足珍贵。兹制成《石介〈春秋说〉佚文简目表》，以备参考(见表1)。

由于石介《春秋说》原书今已无从获睹，除了书名，论者对于这部书几乎一无所知，今所辑《春秋说》八十四条佚文能够使我们在这部书获得一些认识。考察这八十四条佚文，自始至终，除仅历二年的闵公外，其他十一公皆有佚文论说，可见《春秋说》应当是一部涵盖了各公经文在内的完整的著述，而并不是今论者所称的“不完整作品”。《春秋说》原书的体例，史志没有记载，今所辑《春秋说》佚文虽然出于宋元人征引，颇多节文，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考《春秋说》原书的大致体例。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经文，再次以解说。当然，《春秋说》应该不是对《春秋》全部经文的逐条阐释，而是仅条列部分需要阐释的经文，形同札记。这种体例从佚文中可以找到例证。如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石介说：“今祭伯，天子之大夫，而国于畿内，其来于鲁，不以王命，故书之。”[10](492)既言“今”，则显就前列经文而言，要不然论说便无着落。再者，佚文中多次出现“此”字。如成公十六年，公至自会。石介说：“公之此行，内有侨如之患，而外不为诸侯所礼，故危而致之。”[11](615)定公八年，从祀先公。石介说：“文二年跻僖公，此书从祀先公，则鲁之逆祀至此而顺也。”[12](665)还有如隐2~6条，石介说：“此叔姬亦伯姬之媵尔”云云；[10](508)桓11~7条，石介说“此年至明年”云云；[2](130)文4~2条，石介说“此年逆妇姜于齐”云云；[10](615)文12~8条，石介说“此年之城，盖备莒耳”云云；[10](621)宣14~6条，石介说“文公以来大夫始专盟会，至此以为常矣”云云；[12](597)昭12~1条，石介说“至此又六年矣”云云；[2](300)诸例所言“此行”“此书”“此年”“此叔姬”“至此”者，皆显就前列所要论说的经文而言，是先条列经文后，再次以解说。

二、石介与孙复

作为孙复弟子，石介与孙复在说经风格上相当一致，都受到中唐啖(助)赵(匡)学派“舍传求经”新学风的深刻影响。朱熹曾说：

表 1 石介《春秋说》佚文简目表^{①[1]}

项目	佚文	合计	备注
黄氏 日抄	凡例；隐 1-1；桓 11-7；庄 14-4；15-2；僖 14-4；僖 30-5；僖 31-1；宣 4-3；成 4-9；襄 10-2；襄 18-6；昭 12-1；	13	凡例，《日抄》卷七《读春秋一·凡例》录石介说一条，姑录于此。《学案》卷二录凡例、隐 1-1 二条。庄 14-4，《日抄》卷八原本引作“左氏曰”，而文辞则多不见于《左传》，又考《日抄》卷七至卷十三《读春秋》引“左氏曰”基本上是据《左传》原文，由此可见此非“左氏曰”，此“左氏曰”乃“石氏曰”之误，俞汝言《春秋平义》卷三引此条正作“徂徕石氏”说，兹以据录。
吕氏春 秋或问	隐 1-6；隐 2-3；隐 2-6；隐 8-2；庄 3-1；庄 16-2；庄 25-6；庄 30-7；庄 32-3；僖 5-5；僖 9-6；文 4-2；文 8-8；文 12-8；文 14-8；文 15-11；宣 8-3；宣 9-14；宣 17-6；成 2-7；成 14-5；成 15-10；襄 7-3；襄 21-6；襄 30-3；昭 19-5；昭 25-5(1)；	27	庄 25-6，程氏《或问》有节引。庄 32-3，《纂疏》有节引。《大全》卷十引石氏曰、《汇纂》卷十引石氏介曰全本《纂疏》。僖 9-6，程氏《或问》有节引。文 8-8，《纂疏》有节引。文 15-11，《本义》、《汇纂》有节引，《学案》卷二录同《本义》、《汇纂》。宣 8-3，《纂疏》、《大全》、《汇纂》有节引，《学案》卷二录此条与《纂疏》同。成 2-7 又见《纂疏》、《大全》、《汇纂》。《学案》卷二录此条。成 14-5，《本义》所引文辞稍异。襄 7-3 又见《阙疑》。襄 21-6 又见程氏《或问》，《日抄》、《阙疑》有节引，又《纂疏》所引文辞稍异，《汇纂》引与《纂疏》同。《学案》卷二录此条与《纂疏》同。昭 19-5 又见程氏《或问》。昭 25-5(1)又见《本义》。
读春 秋编	桓 18-3；宣 4-7；宣 10-9；宣 14-6；成 10-6；成 16-14；襄 7-2；襄 7-9；襄 25-5；昭 19-3；昭 22-5；定 2-2；定 8-15；定 15-9；	14	桓 18-3，《读编》、《纂疏》各有所引，文辞可互补，当据以合录。《大全》、《汇纂》同《纂疏》。宣 14-6 又见《纂言》。
春秋 本义	宣 1-2；襄 29-4；昭 32-1；定 4-9；定 5-2；定 8-10；定 14-4；定 14-10；定 14-14；定 14-15；定 15-4；哀 1-4；哀 2-1；哀 3-3；哀 4-1；	15	宣 1-2，《本义》、《纂疏》各有所引，文辞可互补，当据以合录。《学案》卷二录此条与《纂疏》同。《大全》、《汇纂》同汪氏《纂疏》。昭 32-1，《读编》有节引。定 5-2，又见《汇纂》。定 14-14，又见《汇纂》。哀 2-1，《汇纂》引同，唯“不由公出”后，尚有“曾取邾田自漈水矣，今又取其漈。”哀 4-1，又见《汇纂》。
程氏春 秋或问	庄 25-4；昭 30-4；定 4-4；定 4-5；定 8-7；定 13-7；哀 3-1；哀 8-2；哀 13-3；	9	庄 25-4、昭 30-4、定 13-7、哀 3-1、8-2、13-3 六条乃程氏聚合诸儒综述，虽非原文，意旨可见。
其他	庄 15-3；成 16-15；襄 1-2；襄 5-3；襄 5-7；昭 25-5(2)；	6	庄 15-3，见《纂疏》、《大全》、《汇纂》。成 16-15，见《纂言》，《纂疏》亦有引，文辞稍异，《大全》、《汇纂》同《纂疏》。《学案》卷二录此条同《纂疏》。襄 1-2，见《集注》，《纂疏》亦有引，文辞稍异。襄 5-3，见《纂疏》、《大全》、《汇纂》。《学案》卷二录此条，有脱字。襄 5-7，见《纂言》、《纂疏》、《大全》、《汇纂》，《学案》卷二录此条。昭 25-5(2)，见《集注》、《纂疏》、《大全》、《汇纂》，《纂言》有节引。
合计	隐 6 条；桓 2 条；庄 9 条；僖 5 条；文 5 条；宣 8 条；成 7 条；襄 12 条；昭 8 条；定 15 条；哀 7 条。	84	闵公无佚文条目。《学案》卷二录凡例、隐 1-1、文 15-11、宣 1-2、宣 8-3、成 2-7、成 16-15、襄 5-3、襄 5-7、襄 21-6 凡 10 条

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19](2174)}

所谓“推明治道”，即表明这种新学风是不重训诂而旨在义理，注重探寻微言大义，追求“治世之大法”

的阐释，借《春秋》义理的阐发来建构自己经世用时的理论。他们对于三传及诸说的态度，皆不专主一家，不盲从前代任何学说，而是贯通三传及诸家注说，通过自己的研求后，或择善而从，或出以己意。欧阳修《孙先生墓志铭并序》曾评说孙复：“先生治《春秋》，

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20](126)}石介说《春秋》亦复如此。石介对历来《春秋》注说皆不太满意,其《与张洞进士书》云:

六经皆出孔子之笔,然诗、书止于删,礼、乐止于定,易止于述,《春秋》特见圣人之作,褒贬(笔者按,陈植锷点校本以“褒贬”连上属,误。)当时国君世臣,无位而行诛赏,……故其辞危,其旨远,其义微,虽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谷梁氏,或亲孔子,或去孔子未远,亦不能尽得圣人之意。至汉大儒董仲舒、刘向,晋杜预,唐孔颖达,虽探讨甚勤,终亦不能至《春秋》之蕴。^{[4](164)}

石介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如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石介说:“仁义之道,非圣贤莫之能尽也。故书曰公子牙卒,而以自卒为文也。公羊谓之得君臣之义,亲亲之道是也。”^{[10](578)}用公羊说。宣公十七年,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石介说:“断道之盟,左氏以为辞齐,谷梁以为外楚,今从谷梁义。”^{[10](635)}用谷梁说。襄公十年夏五月甲午,遂灭偃阳。石介说:“偃阳,妘姓小国。左氏载晋取之,欲以封宋之向戌,向戌辞,而以归之宋。”^{[2](268)}用《左传》说。定公八年,从祀先公。杜氏注:“从,顺也。先公,闵公、僖公也。将正二公之位次,所顺非一。亲尽,故通言先公。”^{[21](963)}石介本此意云:“文二年跻僖公,此书从祀先公,则鲁之逆祀至此而顺也。”^{[12](665)}用杜预说。而不取诸家说,自断己意者,亦所在多有。如襄公七年,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鄆。《左传》云:“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21](520)}石介则不信《左传》,认为:“果实弑而书卒,是匿首恶之名,使乱臣无所惧,何其悖哉!”^{[12](620)}再如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左传》谓晋分曹田而鲁取之,《公羊传》谓晋取曹所侵而班之诸侯,范宁注谓曹田,石介皆不从,认为应是鲁田,说:“不系国,则我之有也。”^{[2](193)}再如成公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石介说:“此荡泽之不氏,左氏则以为背其族,何休则以为潜华元,《发微》则以为大夫之未命,皆未当也。盖尝疑其脱耳。”^{[10](643)}不从左氏、何休、孙复诸说,而自断己意。

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孙复在评论人事上有有贬无褒的倾向。欧阳修说孙复之学“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20](126)}所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孙复更倾向“明于诸侯大夫”之“罪”,故解说动辄以为贬恶。至于“诸侯大夫”之“功”则少有褒美之词。对于孙复这种

倾向,《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曾评说:

复之论,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盖笃论也。而宋代诸儒,喜为苛议。顾相与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22](214)}

石介性格本与孙复近似,都是刚强严正之人。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云:

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20](260)}

遇事便发、勇于抨击确实是石介个性,乃至奋不顾身,以身殉道。石介本来就认为:“惩恶劝善存乎《春秋》。”^{[4](143)}孔子作《春秋》之旨乃“所以正王纲,举王法,故《春秋》成,乱臣贼子惧。”^{[4](147)}对《春秋》的这种功能认知和个人的秉性,加之又从学于孙复,故其说《春秋》亦多讥贬,少褒美,颇得孙复之意。从《春秋说》佚文来看,虽不至于达到有贬无褒那般严苛,但贬多褒少的倾向也很明显。在八十余条佚文中,直接的贬责即有三十余例。如庄公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齐。石介说:“襄公既死,又如齐,失礼甚矣。”^{[2](145)}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石介“以为二十四年戎侵曹,宜即讨,至此六年而后伐之,则讥其缓,故贬之。”^{[10](576)}定公八年,公会晋师于瓦。石介谓“晋士鞅荀寅次于卫地,缓于救患,故不书大夫,而书其师,明其失用师之道。”^{[13](680)}其他如隐1-6、桓18-3、僖5-5、僖9-6、文4-2、文8-8、文12-8、文14-8、文15-11、宣1-2、宣4-3、宣9-14、宣10-9、宣14-6、襄5-3、襄7-2、襄29-4、襄30-3、定2-2、定4-9、定5-2、定14-10、定14-14、定14-15、哀1-4、哀2-1、哀3-3、哀4-1等条,皆意在讥贬。

在具体经说上,石介与孙复亦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兹比较石介《春秋说》佚文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之异同,制成表2。

从表2可见,《春秋说》八十四条佚文中,有二十七条孙复无说,余下五十七条中,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凡五十三条,相异者仅四条,以此足见石介、孙复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石介与孙复义旨相同者,如论始隐之义,石介说:“《春秋》以无王而作,孰谓隐为贤且让而始之哉?”^{[2](108)}孙复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

表2 石介《春秋说》佚文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异同表

义项	条目	合计
相同	隐 1-1、隐 8-3；僖 31-1；宣 9-14；襄 29-4；定 13-7、定 15-9；哀 3-1、哀 4-1、哀 8-2、哀 13-3；	11
互补	隐 1-6、隐 2-3、隐 2-6；桓 11-7；庄 3-1、庄 14-4、庄 15-2、庄 15-3、庄 16-2、庄 25-4、庄 25-6、庄 32-3； 僖 5-5、僖 9-6；文 4-2、文 8-8、文 12-8、文 14-8、文 14-8、文 15-11；宣 1-2、宣 8-3；成 2-7、成 14-5、 成 16-15；襄 1-2、襄 5-3、襄 5-7、襄 7-9、10-2；昭 12-1、昭 22-5、昭 25-5(1)、昭 25-5(2)、昭 32-1；定 2-2、定 4-4、定 8-7、定 14-2、定 14-14、定 14-15；哀 2-1、哀 3-3；	42
相异	成 10-6、成 15-10；襄 30-3；定 8-15；	4
无说	凡例；桓 18-3；庄 30-7；僖 14-4、僖 30-5；宣 4-3、宣 4-7、宣 10-9、宣 14-6、宣 17-6；成 4-9、成 16-14； 襄 7-2、襄 7-3、襄 18-6、襄 21-6、襄 25-5；昭 19-3、昭 19-5、昭 30-4；定 4-5、定 4-9、定 5-2、定 8-10、 定 14-10、定 15-4；哀 1-4；	27
备注	无说指孙复对此条经文没有解释，无从相较其异同者。	84

也。”^{[20](3)}石介显据孙复之说，唯文辞简要，不作详细推论。再如哀公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石介说：“一国之君，行有军从，居有卫兵，而为贼所杀，蔡之无臣子甚矣。”^{[7](502)}孙复说：“盗者，微贱之称。不言弑者，贱盗也。其曰盗杀蔡侯，申责蔡臣子不能拒难。”^{[20](121)}石介与孙复说意旨略同，皆贬责蔡臣，唯文辞有异耳。

更多的是石介与孙复二说可互补者。如庄公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齐。石介说：“襄公既死，又如齐，失礼甚矣。”^{[2](145)}孙复说：“齐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鲁，故如齐。”^{[20](33)}二说各有侧重，可以互补，合之则全。再如襄公五年，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郕人于戚。石、孙侧重不同。石介说：“成九年为蒲之会，将以会吴，而吴不至，故十五年诸侯之大夫会之于鍾离。前三年悼公盟鸡泽，使荀会逆吴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鲁卫先会之于善道，此皆往会之也。至秋戚之会，序吴于列而不复殊者，因其来会也。凡序吴者，来会我也。殊吴者，往会之也。”^{[11](628)}石介重在“序吴于列”，“因其来会”，不明言褒贬，只言书例。孙复则重在解释吴之称人且序郕上，乃“进之也”，认为其旨在褒。孙复说：“吴称人序郕上者，进之也。案成六年吴伐郟始见于经十五年会于鍾离，此年会于善道，又会于戚，数与中国，故进之称人，以比小国。郕亦小国也，然郕微弱滋甚，不可先也，故吴序郕上。”^{[20](89)}又如哀公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濞东田及沂西田。孙复说：“案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濞水，今三卿帅师伐邾，又取濞东田及沂西田，故列数之以重其恶。”^{[20](120)}石介说略同孙复，亦称“内之恶见矣。时政皆在三子，不由公出。”^{[7](498)}唯文辞繁复，历叙鲁与晋、齐尤其是与邾国之关系，

可补孙复之未详。

石介虽为孙复弟子，说《春秋》之风格与贬多褒少的倾向都与孙复近似，但他与孙复都是敏于思考、别出机杼而绝不盲从的人物，所以他们的《春秋》学虽然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二人仍然有一些明显相异的解说。如成公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孙复说：“宋杀其大夫山，楚杀其大夫得臣，皆未命大夫也，故不氏。”^{[20](84)}石介则明驳孙复之说，其云：“此荡泽之不氏，左氏则以为背其族，何休则以为潜华元，《发微》则以为大夫之未命，皆未当也。盖尝疑其脱耳。”^{[10](643)}再如襄公三十年，伯姬卒。石介认为旨在讥贬，讥贬伯姬兄弟之“不服”，不守丧礼。石介说：“女子许嫁，笄而字，书字则许嫁也。在礼，姑姊妹未嫁则服齐衰，其已适人则降而为大功。九月则降而从薄也。……书伯姬卒，讥不服也。”^{[10](593)}孙复则说：“共，谥也。内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案文九年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共姬，妇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鲁皆使卿会葬，恶之甚焉。然内女葬当有恩礼，使卿则不可也。”^{[20](99-100)}孙复亦以为贬，但认为是贬斥鲁使卿会葬伯姬与天子，没有等级差别，不尊周王，与石介所讥贬对象不同。又如定公八年，从祀先公。杜预注：“从，顺也。先公，闵公、僖公也。谓将正二公之位次也。”石介本此意说：“文二年跻僖公，此书从祀先公，则鲁之逆祀至此而顺也。”^{[12](665)}孙复则认为：“先公，后稷也。从祀先公者，定公僭乱，从后稷而祀也。后稷周之始祖，非鲁可得祀，故曰从祀先公，以著其僭。”^{[20](116-117)}二人释“先公”全然不同，遂使得其后解说迥然相异。由这些例子可见，石介虽从学孙复，说经意趣多与孙复相同，但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注释：

-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于每条《春秋》经文皆有序号标记，颇便查检，故今据此书标录石介《春秋说》佚文条目。如隐 1-6，表示隐公元年第六条经文，存有佚文，见于吕大圭《吕氏春秋或问》，依此类推。论者可据此表覆按查览。又备注内，《吕氏春秋或问》简称吕氏《或问》，《春秋集注》简称《集注》，《黄氏日抄》简称《日抄》，《读春秋编》简称《读编》，《春秋纂言》简称《纂言》，《春秋本义》简称《本义》，《程氏春秋或问》简称程氏《或问》，《春秋阙疑》简称《阙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简称《纂疏》，《春秋大全》简称《大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简称《汇纂》，《宋元学案》简称《学案》。

参考文献：

- [1] 陈植锷，周秀蓉. 石介事迹著作编年[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 黄震. 黄氏日抄[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3]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全祖望补修.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石介. 徂徕石先生文集[M]. 陈植锷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 朱彝尊. 经义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 冯晓庭. 宋初经学发展述论[M].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
- [7] 程端学. 春秋本义[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8]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 29 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9] 张洽. 春秋集注[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0] 吕大圭. 吕氏春秋或问[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1] 吴澄. 春秋纂言[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2] 陈深. 读春秋编[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3] 程端学. 程氏春秋或问[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4] 郑玉. 春秋阙疑[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5] 汪克宽.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6] 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7] 俞汝言. 春秋平义[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四库全书本.
- [18]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9]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0] 孙复. 春秋尊王发微[M].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2]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Study on lost articles of Shi Jie's Dissertation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HUANG Juehong

(College of Humanity,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 Shi Jie had long studied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various of writings of the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ad cited “What Shi has said”, and “What Shi has said” referred to Shi Jie’s dissertation, which ought to come from *Dissertation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which had already been lost. Judging from what various of books have cited, the author synthetically gets 84 lost articles of *Dissertation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which are the precious materials to study Shi Jie’s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in the early of Song dynasty. From the lost articles, the original book of *Dissertation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generally listed the articles that ought to be explained. Just like Sun Fu, Shi Jie not only concentrated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but also studied others things such as *Zuo Zhuan*, *Gong-Yang Zhuan* and *Gu-Liang Zhuan*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a collection called three Chuan, and other scholars’ postils and theories. And for the idiographic texts, many of Shi’s lost articles of *Dissertation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were the same or complementary. It was obvious that there is comprehensive coherence between their theory. Though they had many same points, Shi still had his own special view points.

Key Words: Shi Jie; Sun Fu; *Dissertation on The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specting of empero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编辑：苏慧]